

拨一拨，聊一聊，温岭热点尽在 掌 握

热线 86901890



## 黄昏

陈素琴/文

公公久病无望，脾气也变得暴躁，经常无缘无故跟婆婆发火。那时的婆婆虽然一样忧心无助，却成天不离左右，任劳任怨，悉心侍奉着他。

公公去世后，婆婆不再神清气朗，渐渐变得健忘起来。一个人的日子，她过得稀里糊涂，吃饭不再定时，饿了就吃，吃了就睡，睡不着的时候就楼上走楼下，房前转屋后，碰到邻居，有空闲的就坐在一起聊天。没有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就看墙壁两侧的照片，然后一边怀旧一边自言自语。她经常抱怨夜里睡眠不好，睁着眼睛等天明。其实她一天的睡眠总时间已经足够，只是睡得早，醒得也早。

婆婆育有三男二女，跟小女儿最亲近，也最依赖她。小女儿家就在老家附近，陪她时间最多。只是她最近几年忙工作、忙生计，能跟老人在一起的日子寥寥可数，只在长假或春节才能过来陪她几天。每当假期临近，老人总是倚着门槛，望眼欲穿，晚上睡觉也侧耳倾听着敲门声，生怕把自己的宝贝女儿挡在了门外。

婆婆不习惯到她儿女家住，喜欢守着她的老房子，守着房子西边的那块菜园。我的丈夫不放心她一人独居，就经常接她来过几天。等她住得不耐烦了，才送她回去。等她在老家过了几天，跟老邻居们聚了几天，又把她接回来。

早上她问孙子：团团，奶奶来这里几天了？

儿子说：你不是昨天才来的吗？怎么就忘记了？

不是的，我来这里已经是第十天了。她很肯定地纠正。

儿子背地里跟我说：奶奶记性真差，十天跟一天也搞不清楚。呵，她老人家度日如年啊。

饭桌上，她又问我们：我来这里有几天了？不是十天了吗？怎么团团说只有一天？到底是一天还是十天啊？

丈夫笑了，说：你说十天就十天。

老太太急了：那回家后，别人问我在这里住了几天，我该怎么回答啊？

我也笑，说：你怎么回答都行，反正别人也不知道你到底住了几天。

儿子低头窃笑，老人家也笑了。

那次外出，丈夫把老人和孩子安顿到他

姐姐家。她常跟三岁不到的外孙女抢电视频道而闹得不欢。

不开心的时候，她总问孙子：你爸爸说六天后回家就来接我们的，现在六天过去了，怎么还不来接啊？孙子告诉她，六天的时间没到，她总是不相信。

老人家记性不好了，但手脚依然勤快。每次洗碗，她都抢着洗，不让我们沾手。但因为视力不好，常把筷子插反了方向，灶台也擦不干净，每次都得我偷偷重新翻工。每天早上我起来，餐桌上的稀粥就差不多凉了，而她却已经吃好了饭，正悠闲地看着电视，或剥着毛豆、莲子。

大概老人跟小孩一样的怕孤单，婆婆总是影子似的跟着她的儿子、孙子，他们走到哪个房间，婆婆就跟随到哪个房间。她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喋喋不休地讲解着剧情，生怕别人看不懂。丈夫从外面回来，问她今天看了什么电视，情节如何，她就眉飞色舞地介绍开了。剧情介绍完了，就家长里短的说个没完。

黄昏时，她坐在沙发上，不看电视，也不开灯，就这样呆呆地枯坐着。夕阳的余晖勾出她单薄的肩，清瘦的脸，还有若有若无的一脸落寞与寂寥。

## 暗伤（十一）

孙敏瑛/文

星期一的中午，小容放学后没有去食堂吃饭。她带着一瓶子千纸鹤去医院看陈巧了。这只许愿瓶是去年她生日的时候跟外婆要的，里面装满了她平时折起来的五颜六色的千纸鹤，所有的纸鹤都是小小巧巧，粉蓝的、粉红的、粉黄的、粉绿的、粉紫的。她一直像宝贝一样放在书包里。

小容在住院部大楼底楼的大厅里，从电脑查询系统里查到陈巧所在的病房和床号。她出现在陈巧病床前的时候，陈巧认出了她。看见她来，陈巧脸上现出开心的笑容，她告诉小容，她是第一个来探望的同校同学，并问她是怎么知道自己在这里住院的。小容本来想说，生这个病，当然会住在最好的医院，但是想到陈巧或许会难过，就说是从老师那里打听到的，并问她：你好点了吗？

陈巧笑着点点头，说：我觉得舒服多了，真想早点回到学校去，可是，我妈不让。

小容觉得陈巧看上去瘦了好多，一双眼睛看上去黑黑的，显得更大了。她问：就那么想去学校？

陈巧说：是呢，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看书学习，可是，现在只能这样躺着，很难受。

小容笑笑说：我可不爱去学校，如果你的病能给我就好了。我喜欢生病，你喜欢学习，大家都快乐。

陈巧笑起来，说：这个你可不能乱说，谁还愿意生病，而且，我这个病，如果找不到相配对的骨骼，就是一个死，你知道吗？

听了她的话，小容心里有些难过，她把手里的瓶子递给陈巧，对她说：希望你的病能早点好。

陈巧的妈妈正和一个戴眼镜的姑娘在说话，看见小容带了一瓶漂亮的千纸鹤来看陈

巧，那个姑娘停止交谈，用手机给小容和陈巧拍了一张合影。

小容只在病房里坐了二十来分钟，就回学校去了。她刚踏进教室，午间自习就开始了。因为没有吃午饭，一个下午，她肚子一直叽里咕噜地叫。

下午放学的时候，小容听见小静和几个女同学在嘀咕：钱一分没捐，好人倒是让她给做去了。

她心里一个咯噔，心里想，她们难道是在说她？

她到晚自习前才知道，她去医院看陈巧的照片已经被发到微博上了。她被迅速转发微博的博友们昵称为千纸鹤妹妹。

难怪她们要生气，在她们看来，没有捐一分钱的她，是不配得到这样的赞誉的，她们觉得她这是投机取巧，而投机取巧的人，她们最瞧不起了。

小容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反正不管怎么做，她们总会挑她的刺。

## 木棉花开（六）

不惑/文

文理分科，班主任往往建议学生根据自己的文科和理科特长来选，当然，也遵循学生的自主意愿。当时的理科，包含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物理、化学。而文科，则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这六门。

木棉原本选的是理科，因为她觉得解答理科题目利落爽快。即便过程曲折，经过苦思冥想，最后打通脑关节的结果却令人异常兴奋，成就感也特别足。她讨厌死记硬背的东西，光历史这一科，那么多的历史事件和它们发生的时间、地点，就搞得她一个头两个大，脑细胞成群成群地死亡，让她觉得肉体饱受折磨，内心痛苦不堪。

而木棉对文科背记的抵触也正是白慧红所希望的，因为这样，木棉就会选择理科，这样，她们就还可能继续呆在同一个班级学习，就还可以继续形影不离。

但是，当木棉听说文科班的班主任是慕容渊时，她的心就开始凌乱了，并且，思想斗争异常激烈。接着，原本毋容置疑的选择方向竟然改道了！

慕容渊究竟何方神圣？他有三头六臂吗？不然他怎么会有如此大的魔力甚至于干扰一个人的选科？难道他骨骼清奇，仪表堂堂？No, no, no! 慕容渊并不高大，也不帅气，更不是小鲜肉。但是，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是清江中学一个特立独行的老师。所谓特立独行，真的让他特别到只能鹤立鸡群然后唯有独自自行走了。熟悉他了，你就会觉得那些成语例如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博古通今、才高八斗用在他身上真是一点也不过分。听他上课，你就会沉浸其中，如痴如醉，连什么时候下课铃响了也不知道。

彼时，慕容渊是清江中学的校长秘书。自从来到这所中学，他就没担任过班主任，也从来没想到要当。但是，突然他要出任班主任了，这简直就是个爆炸性消息，给人的

想象空间太大了。木棉听着校园里关于这个话题的种种八卦，不知道该信哪一个版本。

当她递交了选科意向书的那一天，白慧红就开始把脸拉长得像驴脸了。木棉叫她，她也爱搭不理的，即便回答一声两声，也是阴阳怪气，绝无好声气。木棉知道她是因为选科的事不高兴了。

我终究还是竞争不过慕容渊哪！白慧红的话里有怪怪的情绪。木棉以为那只是形影不离变成形单影只的惆怅和失落。

木棉的后桌谢光明，那个从小和她一起长大的男生，选的也是文科。他半开玩笑地和白慧红说：放心吧，我和木棉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我会替你照顾木棉的！但白慧红却狠狠瞪了他一眼。

同学们只是兴奋地谈论着分科后的美好，似乎和自己较弱的功课 say goodbye 之后，人生的辉煌就可以开启。不过这份欣喜，确实冲淡了他们即将重新组班而分开的难过情绪。

## 我写《春风花开》

李呆/文

《春风花开 - 我所经历的 1976 - 1985 年》一书，摆放在我的案头。我抚摸、端详和翻阅着，感觉是那么的亲切，又是一番感慨涌上心头。

写作和出版这本书并不在我的规划中，它的出现似乎有点偶然。去年底，面临即将搬家，我担忧起来，搬运书籍那是一件劳神费力的事。这些书是一本一本、一年又一年积累起来，特别是早期的书籍，都印记着我青春的足迹，沾着我成长的印记。那么，我好好地整理一下，让每一本书从自己手中重新体会过去，定会唤起我许多的回忆，我可以写一辑甚至是一本《旧书新读》的文章呢。

接着，我阅读到为迎接改革开放 40 周年，各地纷纷在筹办活动，比如征文，心中翻腾开了，并逐渐清晰起来，那就是要以自己个体的经历来反映春潮般涌动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特别是文化生活。

这新的定位，显然比原来的想法，格局更高，视野更宽，主题更突显，我心中难抑激动。

写作的缘由，来自一个偶然的触发，其实也包含着必然，因为我拥有生活积累，并有文字表达的能力。

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场伟大变革，用翻天覆地这个词形容变化一点也不为过。

当年轻一代，面对这个精彩缤纷的世界，觉得很平常。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而我们这一代的每一次回望，哪怕是一个小物件触动的回忆，都是怦然心跳，恍如隔世。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我已经 18 岁，是一个国营工厂的青年工人，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自学青年、文学青年。作为我这样的人，无法也没有能力从宏观上去阐述和归纳改革开放的意义和成果，但可以从自己亲身经历、以细节反映这个社会的巨变；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今我们的生活会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今年 1 月，我开始写作。

电影导演李安曾称：表演最重要的两大原则就是放松和专注。我想，这同样适合于写作。

此时，我左手掌麻、木，那是去年下半年莫名其妙地患了小中风落下的后遗症；此时，我又莫名其妙地患上了肩周炎，右肩膀酸、痛，而电脑写作，恰恰离不开双手。没有患过肩周炎的，不知道其疾病带给人的不便和苦痛。每当我写了一会儿，实在酸痛得厉害，就踱到走廊或客厅，甩甩手，再回到电脑前。肩周炎甚至让我拿不起书橱上的几本书，一次启动电脑没有按到有弹性的按钮上，却按到机体上，反作用力使我的肩膀剧痛得屈下身子，长时间的“嗷嗷”直叫，惊动前间的妻女惊问：怎么了，怎么了？

写作中，也正逢我们最大的传统节日——春节。大过年的，我也钻在书房里时而凝神思，时而“啪啪”地击打键盘。小区门前张灯结彩，四周是鞭炮声四起，似乎与我没多大关系，即使是除夕晚上，春节联欢晚会演得正闹猛，我也端坐在书房的电脑前。

往事在电脑键盘的击打中，漫漫地流淌出来。我出奇地平静，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不回避，不拔高，不粉饰，不夸张，甚至抛弃个人的恩怨、得失，真实记录事件，真情面对读者。

就这么一件件、一桩桩道来，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极度贫乏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风生水起、春潮涌动的日子。这是一份青春记忆、民间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录。

这是一个人行走的故事，也是一个人看到的沿途风景；这是一个人的成长足迹，更是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因为一直眺望理想的星空，所以一直坚持奔跑在路上，有付出，有艰辛，也有痛苦，才都成为今日充实和幸福的回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没有碌碌无为度过自己的青春，而背景则是伟大的改革开放，如果没生活在这个时代，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我花费了 100 天的写作，4月初完成了书稿，进入出版程序，同时开始在《温岭日报》连载 12 篇，约占总篇幅的六分之一。11 月下旬，本书出版上线，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在推介中称这写作是“小视角大视野”，11 月 28 日，《浙江日报》在《记录腾飞史 致敬四十年》一文中评述《春风花开》一书是“记录中国经济腾飞的黄金岁月里的文化生活往事”。

记录是为了铭记过去，更是为了珍惜当下。这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

谨以此书献给改革开放 40 周年。

浓情蜜意行走在青春的路上，记录着成长的足迹，镌刻着奋斗的痕迹，留下的是满满的回忆，收获的是满满的感动。——黄定来